



2020年4月6日 星期一 编辑/版式 程文 / 孙维维 校对 刘吉平

脚尖下的淮北

张云波

淮北,历史上的宋楚大地,新时代的绿金之乡。宋楚风韵里,积淀着层层叠叠的生命轮回;改革开放中,捧着日新月异万千气象。今年是淮北市建市60周年,因着一个追求幸福的精彩梦想和不懈坚持,淮北汽文旅,像一个虔诚的孕育者,在一甲子的春华秋实里,已经枝繁叶茂。

如歌古韵

每个人的心中,总会有一个角落,潜藏着对过往年代的胡胡典雅与沧桑的深深眷恋。走在淮北古香古色的历史画卷中,用眼神去丈量独特遗存和特色建筑的丰厚底蕴,收获的一定是一份放松的愉悦与惬意的满足。

如果对淮北的远古文化感兴趣,可以去楼顶山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山孜遗址。有着“淮北汽文化渊藪”之称的楼顶山岩画,是游弋在峰顶上的神秘绝艺,就像打开淮北汽古代历史的一扇窗,让你从一条条或深或浅的线条和一个不太规整的图案中,去观瞻古老农耕生活场景与悠久农耕文化的根脉。“峭石摩碧天,苍苔绿锁寒。”不添一丝凡尘的石山孜,孤峰似珊,最适合展示淮北汽先人的襟怀;一块块奇特的巨石,把远古的紫罗红生,玩味成落叶上的滴滴寒露清霜。

如果对淮北的秦汉晋文化感兴趣,可以去国保单位古城汉墓和临涣古城。濉溪县的古城村,是“宋人迁宿”的最初落脚点,古城汉墓,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没人知道到底是哪一位王侯将相,将千年的风霜雪雨包进了记忆的行囊。临涣古城,犹如绵延史海里的一幅长卷,蓄着一方百姓倾尽一生的温柔与诗意。城墙之上,可以去捕捉宋楚交战时的刀光剑影,去聆听陈胜攻铤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声声呐喊。

如果对淮北的隋唐宋文化感兴趣,可以去柳孜运河遗址和隋唐运河古镇。淮北汽人民与大运河跨时空的交流是从第一张世界文化遗产名片柳孜运河遗址开始的,顺着这一人类瑰宝绽放出的绚丽光芒,去想象势如长虹卧波的拱形石桥,舒展着皖北水乡略带粗犷的性格;去想象各种式样的瓷器,含着“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处女羞涩,从泥土中缓缓走来;去想象一根勒在船夫背上的纤绳在牵引蓝天下飘动的帆影;去想象在那“春光荡城市,满耳是笙歌”的年代,隋堤之上杨柳纤长的枝叶,如同飞扬的琴弦,挥洒成一缕缕浅笑。隋唐运河



城市交响曲 ■摄影 刘传德

烈烈相山 (组诗)

李永立

淮北煤,香飘世界的词

轻轻呼吸鼓动鼻息
桃花流韵涌动鲜醇
邂逅!在淮北汽口子窖的故乡
淮北煤,一个香飘世界的词
醉美天下。

一任桃花若隐若现
一任醉意朦朦胧胧
谁都知道煤矿工人有一条苦根
守住甜蜜的芬芳

用冷温暖自己,用黑白洗脸庞
从阳光里放声,在黑暗中放失
单薄的身体,将光明的意蕴生动
阐释
简单的词汇,复述着其中的个味
杂陈

谁把满足都搬到脸上去了——
脏兮兮的腮是爱的模样
暧昧的笑是黏乎的表象
雪白的牙是欲说还休的情形

谁将怨尤窖藏进矿井里
谁将感情浸泡在玉液琼酿中
双手合十,可以是一句祝福
敞开胸怀,可以把整座淮北汽装下

来吧,居住在天上的人,请带上一颗宫阙的心
来吧,大隐于山林的人,请带上一颗闲云野鹤的心
来吧,热爱生活的,请带上一颗尘世纷繁的心
成为一块煤吧,成为一名煤矿工人
手握桃花。我愿它山高水长,诗歌和梦想

我赠与你们:灿烂的前程,美满幸福的人生

口子的幸福

亲爱的老朋友,别来无恙
一听到这样的词语我就幸福

三个39岁的人和 一个40岁的人
在共同享受着岁月酿出的温情

谁老没有它老——老口子
我们朴素的 身体
让大地铺开无边的幻境

人越喝越经验
酒越久越精髓

那些青春里不见的词语
如今一灌,就会窖藏出幸福

从青年到中年一路走来
每一场酒后都留有我们踉跄的脚印
现在我们不用对视就能知道对方心里想啥
要说出怎样的词语

口子酒、口子窖、口子美酒
这些幸福的词语!从唐朝开始慢慢地让血液腾出了火苗

刘开渠纪念馆

来到相山的这一天正骤雨初歇
一尘不染的刘开渠晴得出奇

只是随便北望一眼
我的眼睛就奔走了一千五百里
和平鸽四起。

眼前没有了战火的影子
却有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在天安门广场
八幅浮雕,是你亲手所绘
东方的天才芬芳异呈
一个启蒙的人,一个启蒙的动人的传说
仍在讲述着那花岗岩的坚硬和花岗岩的不屈

内心是一把凿,热爱是一种力
穿凿涌出他心底的情愫

站在你的雕塑面前
你雕塑昨天
悲愤、胜利和欢乐
而今呀,谁雕塑你

相山公园
全都有着和你一样雕刻风雨的人

这山这城

范向东

首尾相连,东西龙虎峰虎踞龙盘。

小城的街衢一头扎进相山的怀抱,向南舒展。山,就这么一仰,便雄视方圆几千里。城,只这么一卧,亦时隐时现数千年。我且这么一住,也是痴痴沉迷大半生。

广袤的淮北大地少有嵩峦,在此却是意外隆起,或连绵,或断立,延成泰山的余脉,成为平原的孤矗。

高矗,引来了四千年前的相土驻足朝圣,捶打起后世商朝的基业。相城从此铺开长卷,勾勾抹抹,皴皴染染。就像长者倚门抱膝,斜睨着院中游戏的孩童,相山安坐一旁,迷离着双眼,闲陪着脚下千百年的来来往往。看了看春秋诸侯未鲁卫陈的渠沟会盟,又望向陈胜吴广啸聚临涣的揭竿大旗。听了听堂上桓谭的朗朗诵读,再侧耳竹下嵇康的切切琴思。随后,间或遭黄河的南侵中淹,时而被口子的酒力熏醉,直到淮海战役的炮声平地响起,一片废墟焕发了生机。

因煤设市,初称濉溪,后名淮北,相城敞开怀抱招徕八方,开始打造新中国的能源基地。

人生旅程好似一场偶然,又像冥冥注定。如果父亲没有离家参军,我就不会初长于南国。如果父亲没有“文革”遭难,我也不能飘向陌生的故土。相山第一次看见北归的游子,我第一次极目无边的麦田。第一次裹入漫天的飞雪,也第一次踏进简陋的街巷。好奇着,探索着,适应着,少年,青年,转眼省城求学,转身又回故乡。党政群团,机关基层,我再次盘根,努力成长。期间也有过张望,试图远离。这山这城与我一生的纠缠,就是曾在走与不走的犹豫中没走,如今已在爱与不爱的不觉中深爱。

城里山里锦色变幻,迎春花开,腊梅花败。梧桐花粼粼落下,石榴花嚷嚷着出来。玉兰、月季、丹桂暗香绕人,每种芬芳都哼着自己的花语走街串巷,被它吮吸的生灵兴奋地合着内心的时令,尽展容姿。

我时常走出城围,郊外巡游。放眼看,龙河、岱河、濉河绕过相山相城而东流。不觉间,南湖、绿金湖、碳谷湖随着采煤沉陷而凿出。平原早已抚平,欲比江南。这时我侧视而下,一眨眼就会从山城进入水乡。

人们自选动静,各做利忙。利民巷、春秋巷、新华巷里摩肩接踵,淮海路、古城路、人民路上不期而遇。风霜之后我环顾身旁,那些粗衣少语的人还在同行,某些昂首阔步的人就此走丢,三杯两盏全都可以为常。心仪的一见如故,不堪的一笑而过,无需再问为何如何。
出门向西,走进一条小巷,在小巷的深处,蔷薇花蔓过人家。转而归北,踏上熟悉的山路,从山路的那头,笛箫声荡过湖面。晚间,丝丝斜雨会不期而至,前来助兴,让漫步沉入幻境。最深处,显通寺酒成水墨。择树下长椅随意而坐,静听,淋湿。回望山脚,星星点点。万家灯火中有我家的一盏,自循作息,不依赖钟鼓,像是在无声宣告:世界啊,我来

了。此时心中幸福满溢,只想把我知道的让你知道,更要把某些个挑出独自珍藏。

一座山正这样含藏着可有可无的一座城,这座城也如此吐纳着即来即去的几拨人。千年沧桑,就像彼时孤月徘徊于两峰,也像此人一生行于在巷陌。山城,我也就这一次机缘聚合,尘归尘,土归土,终将离散。子女来了,父母走了,我在新居中生长,在逝去里老去。万千执念都在重演时光,都又拗不过时光。如同今天的城市与昨天的城池有所不同,而现在的人城人与往日的建城人仍不差上下。

叶落了,雪飘了,万物复苏,一切都是最好的来过。那些美丽的相遇已久久不忘,某些无奈的邂逅正时近时远,所有又是仅有的安排。

三五亲朋围桌而坐,品茗闲话。风光重现,今秋会是去年的秋子吗?岁月无垠,来生能作现世的再生吗?万事至此,此事不再,待到花开,已是另一回燕来。有人叹道,真是太多的今后,太少的今天。

我像是应答,又像是自语:成功、欢乐、安宁,如同彩虹存在这雨后,我们努力达成的就是裹进风雨还在雨后存在。春花秋月如期而至,实时现身的人领到了奖赏。我们只管沉入烟火,沾染云霓,珍惜一取一予的现在,领略一来一往的自在。

这能成为我的写照吗?深深浅浅几十年,当我力量能及的工作时,植树,铺路,与山与水握手言欢。在我心怀欢喜的日子里,静观,笑对,与人于事不做伤害。就是抓起一把文字,也都撒向了这片泥土。青春之初我曾急切环顾,羡慕他乡。多年以后云开雾散,原来自己身处之处,也能辟出他人心中的远方。

携乡音走进乡音,以方言融化方言。奔波寻找,迁徙驻留,似在定居,实是定心。一切都在随机而变,然后随遇而安,直到就地成佛,长出自己,我就是在心安的时候进入了胜境。
盘点小城,为名跨人的没能流传几句佳话,为利迈出的更没带走一砖一瓦。只有相山东来留下古城溯源的基石,也就嵇康一去博得人生长啸的遗响。最真切、最凡常的还是众生如缕,不知谁家,确是每家无不浓浓地燃起炉火,噼噼啪啪。值得庆幸,我呢,早早地坐镇相城,坐拥相山,努力使如潮如海的岁月波澜不惊。
山城浑然,云烟炊烟。林岚,明月,笛声,笑语,像是浸染了遗世之风,我一时忘我,似乎卓然而立。轻快地走在相城的街上,无意被人在意,恰似走进相山的氤氲,已被自己笼罩。到此时,如果我只倾情于一座山,那真是愧对了这座城。若说我沉醉于霓虹闪烁,那岂不有负这朝晖夕阴。
穹庐之下,这山、这城、这人有幸来过。轮回之中,此山、此城、此人庆幸还在。我栖身小城,小城依卧山旁,无意晨昏,相安不扰,于曾在、现在及将在中静研研磨着自己的时光。而且,我还会徐徐掏出温暖的字句,不挑季节,悄悄种下。